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美育文化的价值意蕴及时代转型

杨志丹

宁夏大学教师教育学院, 宁夏 银川

收稿日期: 2026年3月7日; 录用日期: 2026年4月8日; 发布日期: 2026年4月16日

摘要

在全球化与数字化交织的当代语境中,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美育文化作为中华文明的精神基因, 承载着“礼乐相济”的千年育人智慧与“情景交融”的独特审美范式。其价值意蕴体现在三个维度: 文化根基上, 凝练以“中和辩证”为核心的美学精神, 承载文化传承基因, 强化民族文化认同; 育人滋养中, 通过“美善共生”“知行合一”“身心和谐”的路径实现人格塑造; 当代参照方面, 以“重意境轻形式”“万物有灵”的理念对冲审美功利化、弥合精神碎片化。面对数字时代的传播挑战, 需从内容创新、载体革新与生态构建三方面推进转型: 通过传统美学概念的现代转译与模块化提炼实现内容活化, 借助数字技术构建沉浸式传播体系, 建立政府、高校、社会协同的生态机制, 为新时代美育改革与文化自信建设提出优化策略。

关键词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美育文化, 价值意蕴, 时代转型

The Value Implications and Contemporary Transformation of China's Excellent Traditional Aesthetic Education Culture

Zhidan Yang

College of Teacher Education, Ningxia University, Yinchuan Ningxia

Received: March 7, 2026; accepted: April 8, 2026; published: April 16, 2026

Abstract

In the contemporary context of globalization and digitalization, China's excellent traditional aesthetic education culture, as the spiritual gene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embodies the millennia-old educational

wisdom of “the complementarity of rites and music” and the distinctive aesthetic paradigm of “the fusion of emotion and scene”. Its value implications are manifested in three dimensions. As a cultural foundation, it distills an aesthetic spirit centered on “neutralization and dialectics”, serving as a vehicle for cultural inheritance and strengthening national cultural identity. In terms of educational cultivation, it facilitates personality development through the integration of “beauty and goodness”, “knowledge and action”, as well as “body and mind”. As a contemporary reference, its emphasis on “valuing artistic conception over form” and the notion of “the animism of all things” counteracts the utilitarian approach to aesthetics and helps heal the fragmentation of the modern spirit. In response to the dissemination challenges posed by the digital age, transformation should be advanced through three strategies: content innovation, medium renewal, and ecosystem construction. This involves revitalizing traditional aesthetic concepts through modern interpretation and modular refinement, building immersive communication systems using digital technologies, and establishing a collaborative ecosystem involving the government, universities, and society. These efforts aim to provide strategic pathways for the reform of aesthetic education and the strengthening of cultural confidence in the new era.

Keywords

China's Excellent Traditional Aesthetic Education Culture, Value Implications, Contemporary Transformation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中华优秀传统美育文化作为中华文明的精神基因，既承载着“礼乐相济”的千年育人智慧，也蕴含着“情景交融”的独特审美范式。2020年10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全面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校美育工作的意见》提出：“将学校美育作为立德树人的重要载体，坚持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强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教育，引领学生树立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文化观，陶冶高尚情操，塑造美好心灵，增强文化自信”[1]。通过弘扬中华优秀传统美育文化，推进新时代美育工作，将传统美育文化作为培养文化自信、塑造美好心灵的重要载体，凸显了其在教育现代化进程中的独特地位。

2. 中华优秀传统美育文化

美育作为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其形态演变始终与人类文明进程深度交织。追溯美育的源头，其萌芽深深植根于原始先民的生产劳动。岩壁上的狩猎壁画、陶器上的几何纹饰，不仅记录着生存实践，更凝结着先民对形式美的最初感知。随着社会发展，审美活动逐渐从劳动中独立，原始诗歌与舞蹈既成为劳作时的节奏协调方式，也化作闲暇时的精神寄托，在口传心授中积累起丰富的审美经验。商周时期，美育实践进入“礼”与“乐”的规范化阶段。周公“制礼作乐”将审美活动纳入社会秩序构建，诗、歌、舞成为维系礼制的重要载体，标志着古代美育意识的成熟。从《诗经》的现实主义吟唱到诸子百家的美学争鸣，一套完整的美育体系逐步成型。至春秋末期，孔孟儒家进一步将美育思想系统化，主张“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儒学成为封建教育的核心，虽延续了《诗》《乐》等经典的传承，却也因经学独大抑制了艺术的多元发展。这种格局直到鸿都门学的创立才被打

破——这所世界上最早的文学艺术专科学校，以辞赋、书画为教学内容，突破了儒家经学的桎梏。此后，宋徽宗设立的画院更将专业艺术教育推向新高度，这类专科学校的出现，为古代美育注入了专业化、体系化的活力，推动美育从依附于伦理教化的状态，走向艺术本体价值的独立探索，为中国美育文化的绵延发展提供了关键支撑。

美育的演变史，本质上是人类对美的认知不断深化、表达不断丰富的历程，它既映照社会形态的变迁，更承载着文明传承的精神密码。中华优秀传统美育文化中孕育的美育精神是“中华美学精神在民族的实践活动中的呈现”[2]，也是“中华民族审美与艺术传统在育人及应用层面的独特建树”[3]。中华优秀传统美育文化作为中华文明的精神血脉，历经数千年历史积淀，形成了以“美”育人、以“文化”育人的独特体系。

3. 中华优秀传统美育文化的价值意蕴

从先秦时期“诗教乐教”的教化理念，到宋明理学“存天理、灭人欲”的审美规范，再到近代王国维“审美救赎”的现代转化，传统美育文化始终与中华民族的精神建构、人格塑造紧密相连。其价值意蕴既体现在对文化基因的深层守护，也彰显于对育人实践的现实滋养，更蕴含着对当代精神困境的破局智慧，构成了兼具历史厚度与时代价值的文化生命体。

3.1. 文化根基价值

3.1.1. 凝练独特美学精神

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孔子便提出“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的理念，将诗歌、音乐、舞蹈视为人格修养的重要途径，主张通过建立礼乐制度来治理国家、完善社会体系，由此形成“礼乐教化”的传统美育观。这一观念长期作为国家政策，借助文化艺术的兴盛辅助道德培养，进而稳定人伦关系、促进社会整体和谐。以儒家思想为主体的中国传统美育思想，在发展过程中不断融合道家玄学、佛教禅宗的积极元素，又在理学、心学等学派的影响下得以深化与拓展，逐渐渗透并贯穿于古代政治及文化价值体系之中，最终演进凝练出以“中和”为核心的中华美育精神。“中和”的教育目标逐层深入，分别为人本之和、人人之和、天人之和，组成循序渐进互为一体的完整教育系统。中华美育精神是中华民族审美与艺术传统在育人及应用层面的优秀特质。由此可见，中华优秀传统美育文化以“中和辩证”为哲学根基，形成了区别于西方主客二分的审美认知体系。《周易》中“一阴一阳之谓道”的辩证思维，在美育实践中转化为“虚实相生”“刚柔相济”的审美法则。这种美学精神不仅是艺术创作的指导原则，更成为中华民族理解世界的独特方式。

3.1.2. 承载文化传承基因

传统美育以“礼乐相济”为核心范式，通过仪式化、生活化的审美实践维系文化传承[4]。西周“制礼作乐”将审美教育融入宗法制度，《礼记·乐记》记载“乐者，天地之和也；礼者，天地之序也”，表明乐教与礼教共同承担着“和同天人”的文化使命。这种传承机制在后世演变为“诗教浸润”的教育模式。孔子以《诗经》“温柔敦厚”的诗教传统培养君子人格，朱熹在《诗集传》中强调“感发志意”的审美教化功能，使得《诗经》从文学文本升华为文化传承的载体。

3.1.3. 强化文化认同纽带

传统美育通过书画、戏曲、非遗等具象载体，构建起个体与民族文化的情感联结。敦煌壁画中“飞天”形象融合了西域乐舞与中原服饰美学，成为多民族文化交融的审美见证；京剧“生旦净丑”的角色体系与“唱念做打”的表演程式，承载着明清以来的民族审美趣味。

3.2. 育人滋养价值

3.2.1. 实现“美善共生”

中华优秀传统美育文化传承了“审美教化人心”的传统，强调“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的育人逻辑。《论语·泰伯》中，孔子将《诗》《礼》《乐》作为人格养成的阶梯。在中华传统美育中，美与善是一体的，所谓“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人格的完善，有赖于美的熏陶和感染；美与社会风尚是相表里的，所谓“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社会风尚的好坏既体现于音乐等艺术风格，同时音乐等艺术美的熏染也对社会风尚起到推动甚至导引作用。这种“美善合一”的育人理念在宋明理学中得到深化。周敦颐提出“文以载道”，强调艺术形式与道德内涵的统一；张载“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的使命感，通过书院教育中的琴棋书画实践转化为学子的人格追求。直至当代，李泽厚“情本体”理论仍延续这一传统，认为审美体验是道德自觉的心理基础，印证了传统美育“以美储善”的现代价值。

3.2.2. 培养“知行合一”

中华优秀传统美育文化虽然涉及中华美育、中国传统哲学、中国古代美学和艺术等，但就其本质而言，总是离不开人，是一种“为人”的文化[5]。传统美育在制陶、剪纸、刺绣等工艺实践中，形成了“手脑并用”的创造教育模式。宋代《梦溪笔谈》记载的“营丘画山水”技法，强调“耳观”“目观”与“心观”的统一，要求创作者在观察自然中实现“外师造化，中得心源”；明代《天工开物》详细记录了陶瓷制作的“澄泥-制坯-施釉-烧制”流程，将技术实践与审美创造融为一体。这种实践传统在民间工艺中尤为显著。苏州园林的叠山技艺讲究“虽由人作，宛自天开”，工匠需将自然山水的审美意象转化为具体的堆叠技法；苗族蜡染通过“画蜡-浸染-脱蜡”的工艺过程，使抽象的几何纹样承载着族群的历史记忆。在当代教育语境中，这种“知行合一”的美育模式仍具启发性。

3.2.3. 促进“身心和谐”

美育在教育体系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能培养、完善并健全学生的人格[6]。美育即审美教育，也是一种心灵教育，它将感性教育、情操教育和人格教育融为一体，通过提升人们对周围事物的感受来激发兴趣[7]。同时，具身认知理论认为身体的感受决定行为，再次决定个体的思考，由此可见依托琴棋书画的“静养”特质，传统美育形成了独特的身心调节体系，强调“身心合一”。古琴艺术强调“左手吟猱，右手轻重”的技法与“心斋坐忘”的心理状态统一，嵇康在《琴赋》中认为“八音之器，歌舞之象，历世才士，并为之赋颂”，将抚琴视为修身养性的途径；书法创作中“澄神静虑，端己正容”的要求，使王羲之《黄庭经》等作品不仅是艺术范本，更是心性修养的载体。这种“以艺养心”的传统在中医理论中得到呼应。《黄帝内经》提出“五音疗疾”，认为宫、商、角、徵、羽对应五脏，通过音乐调节气血运行。在当代社会，这种身心和谐观展现出特殊价值。

3.3. 当代参照价值

3.3.1. 对冲审美功利化

在“流量至上”的消费主义语境下，传统美育“重意境轻形式”的智慧为审美祛魅提供了参照。庄子“朴素而天下莫能与之争美”的观点，批判了过度追求形式美的异化倾向；宗白华在《美学散步》中指出，中国传统美学“不是玩弄技巧，而是在笔墨之外追求‘弦外之音’”，如八大山人笔下“白眼向人”的禽鸟，以极简笔墨传递孤高气节。故宫文创将《千里江山图》的“青绿意境”转化为文具设计，避免了对传统符号的粗暴挪用；河南卫视《唐宫夜宴》通过AR技术还原唐代乐舞的“气韵生动”，而非单纯追求视觉奇观，实现了“意境美”对“形式美”的价值引领。正如叶朗在《美学原理》中所言，

传统美育的当代意义在于“引导人们超越物质欲望，追求精神境界的提升”，为对抗审美功利化提供了文化资源。

3.3.2. 弥合精神碎片化

“万物有灵”的生态美育观为现代人重建精神联系提供了路径。《周易·系辞》提出“仰观天象，俯察地理”的认知方式，将自然视为审美与道德的源泉；陶渊明“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的诗句，展现了对人与自然和谐关系的向往。这种生态审美传统在当代转化为“山水教育”实践。杭州西溪湿地开设“草木染”课程，学生采集植物制作染料，理解“取之有度”的生态智慧；云南丽江纳西族“东巴画”教学中，画师通过描绘神山圣湖，传递“自然神圣”的生态伦理。在生态危机加剧的今天，传统美育的生态观与深层生态学理论形成呼应。传统美育中的生态智慧能够帮助现代人超越“人类中心主义”，在“天人合一”的审美体验中重建与自然、自我的精神联系，弥合现代性带来的存在论断裂。

4. 中华优秀传统美育文化时代转型的优化策略

4.1. 内容创新策略：让传统美学“可理解、可关联”

在数字时代文化消费模式变革的背景下，传统美育文化的内容创新需突破文言文典籍的语义壁垒，建立与当代生活的意义连接。将传统美学概念进行现代表述转化是实现现代传播的基础。河南卫视的《唐宫夜宴》节目运用AR技术，让《簪花仕女图》《千里江山图》在舞台上“活”了起来。舞者在画卷中穿行，时而是画中人，时而是看画人，虚实之间，观众也跟着走进了一场跨越千年的对话。这种沉浸感，不是靠特效堆砌，而是源于对“气韵生动”美学精神的深刻理解。技术的价值，不在于制造视觉奇观，而在于帮助我们“看见”那些只能意会的美。这启示我们，在传统美育的传播中，技术应是桥梁，而非终点——它应当让青绿山水不再是博物馆里的标本，而是可以走进去的精神家园。

对传统美育内容进行模块化提炼是内容创新的核心路径。我们可以从传统纹样中提取“对称美”“寓意美”等形式法则，从戏曲中拆解“情感表达技巧”“身段韵律规律”，将这些具有代表性的元素构建成适配现代教育的内容模块。这种模块化处理方式，既保留了传统文化基因的原真性，又契合现代认知心理学所倡导的“组块化学习”理论，能有效降低大众接受传统美育的门槛。在内容叙事层面，构建“传统智慧-当代问题”的对话框架至关重要。比如，针对现代社会中普遍存在的“焦虑症”等心理困境，我们可以将古琴艺术中“静远澹逸”的美学理念与积极心理学中的“正念训练”相结合，开发“琴乐养心”系列课程。在课程中，通过深入解析《平沙落雁》中“雁阵惊寒”的意象表达，引导学习者在古琴指法练习过程中，亲身体验“专注当下”的心理状态，进而缓解焦虑情绪。这种将传统审美体验与现代生活痛点紧密结合的内容设计模式，打破了以往传统美育“博物馆式”静态展示的局限，使传统美育切实成为解决现实问题的有效文化资源，真正实现传统与现代的深度对话。

4.2. 载体革新策略：构建“沉浸式、互动化”传播体系

将传统美育融入生活场景，是实现传统美育回归大众日常的关键路径。在商场、社区等生活空间设立“传统美学体验角”，把节气花艺、传统配色穿搭等传统美育元素巧妙地融入现代生活场景之中，能够有效消除传统美育给人“高雅化”“距离感”的刻板印象。河南卫视的《唐宫夜宴》节目，通过虚拟技术还原的《簪花仕女图》背景与舞者们灵动的“三道弯”体态相互映衬、形成互文，让观众在强烈的感官震撼中，深刻理解“盛唐气象”的审美内涵。这种多媒介叙事方式，彻底打破了传统美育长期以来“文本中心”的单一传播模式，构建起“视觉-听觉-认知”的立体体验网络，高度契合当下世代群体“多任务处理”的认知习惯，为传统美育的传播与推广开辟了新的路径。

4.3. 生态构建策略：让审美体验“沉浸、互动、共生”

传统美育的困境之一，在于它与日常生活之间存在着一道无形的墙。《唐宫夜宴》的动人之处，恰恰在于它拆掉了这堵墙。《唐宫夜宴》播出后，最动人的风景不在屏幕里，而在屏幕外。网友们自发模仿“唐宫小姐姐”的妆容，创作表情包，编发短视频。一位年轻观众在微博上写道：“看完节目，我第一次想去博物馆看看真正的唐俑长什么样”。这就是传播的力量——它不仅传递美，更唤醒人们心中对美的向往。这种从“单向输出”到“双向奔赴”的转变，让传统美育不再是“说教”，而成为一场全民参与的文化共情。我们应当珍视这种参与感，让传统美学在每一次模仿、每一次分享中，重新生长出新的枝叶。

在全球化与数字化交织的当代语境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美育文化作为中华文明的精神基因，承载着“礼乐相济”的千年育人智慧与“情景交融”的独特审美范式。基于目前美育文化传承的现状，可通过内容活化、载体革新与生态构建进行时代转型。然而，本研究缺乏实证调查，未来将进一步开展量化和质性研究，聚焦于传统美育文化教学效果评估，推动传统美育文化在教育教学中落地生根。

参考文献

- [1] 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全面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校体育工作的意见》和《关于全面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校美育工作的意见》[N]. 人民日报, 2020-10-16(4).
- [2] 何梁. 深刻理解中华美育精神, 做好新时代美育工作——弘扬中华美育精神高端论坛综述[J]. 美术研究, 2019(5): 6-9.
- [3] 王一川. 中华美育精神的内涵和特质[N]. 中国艺术报, 2018-09-07(3).
- [4] 宋修见. 成大人: 中华传统美育对理想人格的塑造[J]. 美术研究, 2021(4): 15-18.
- [5] 李泽厚, 刘纲纪. 中国美学史先秦两汉编[M]. 合肥: 安徽文艺出版社, 1999: 22.
- [6] 范迪安. 在美术教育中弘扬中华美育精神[J]. 美术研究, 2019(4): 10-15.
- [7] 梅萍, 孟恒艳.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美育文化的价值意蕴及弘扬[J].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研究, 2022, 8(1): 45-53.